

南明野史

卷中

一

二

三

四

五

南明野史

卷中

南明野史卷中

南沙三餘氏撰

紹宗皇帝紀

紹宗襄皇帝

校者案清史紀事本末卷八載永曆十四年夏四諱聿月上思文皇帝謚號曰紹宗襄皇帝今據以補入

鍵、小字長壽、高皇帝九世孫也。父義、以唐世子追封裕王。國于南陽府。母毛氏。聿鍵生三歲、祖端王惑于嬖妾、囚世子承奉所、聿鍵從之囚。稍長、讀書即能識大義。年十八、尙未請名。世子爲其弟毒死、端王諱之、將傳國于次子。守道陳奇瑜入弔、謂端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端王懼、始爲聿鍵請名、立爲世孫。

崇禎五年、聿鍵年三十有一、襲王位。選妃曾氏、諸生曾文彥女也。七年、流寇披猖、南陽當其衝。又其城庫薄、王捐千金謀修築。太守陳振豪不受功、王疏參之。烈皇帝震怒、逮振豪置理。王又援潞王近事、

乞增兵三千人、設參將一員、不許。

八年冬、賊再犯南陽。王上疏云、臣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爲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繇役、無謂。惟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詔報曰、南陽班軍番直、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烈皇帝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禮部事、執不可。王貽書子壯、稱說典訓、援據經傳、以相駁難。上乃下子壯獄。王每薄公卿爲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劾總督盧象昇、不朝其所、建請煩多、廷臣忌之。

會九年京師戒嚴、王率護軍勤王。汝南道周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撫楊繩武以聞。嚴旨切責、以擅離南陽。十一月下禮部議、給事馮可賓、鍾炘議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牆、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王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奄人索賄不得、墩鎖以困苦之。病幾殆。曾妃割股以進、始愈。有司廩祿不時、資用乏絕。

時有望氣者曰、高墻中有天子氣。言于淮撫路振飛。因假賑罪宗、入牆見王、心獨異之。王告以吏虐狀。振飛疏請加恩罪宗、贍以私錢、且謫其吏之無狀者。

南都建號、大赦得出。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廣西。道杭州而南都陷。王勸路王監國。三日而路王出降。

初清師屠揚州、乘勝至瓜州。時鄭鴻逵鎮京口、與清帥張天祿相距。天祿故史可法愛將也。鴻逵陣傷其一目。而清師編筏向京口、別由上流暗渡、遂襲破鄭師。鴻逵揚帆東遁。而戶部主事蘇觀生亦自南都走浙、與鄭胥會于杭。遂奉王入閩。

弘光元年

清順治二年

乙酉六月二十六日、次建安。王下令曰、昔我太祖

高皇帝掃蕩羣氛、統一區宇。成祖文皇帝、燕都定鼎、威震華夷。仁涵義育、累洽重熙。何期數當陽九、天降鞠凶。昔年薊北、獨深蒙難之悲。

卷中
此日金陵復有南轅之恨。孤愁涼德、雪恥未遑。念切同仇、請纓有志。今爾臣民連箋勸進、至再至三。謂寇迫杭城、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羞。孤覽斯言、撫膺隕涕。痛統緒之幾墜、悵天下之無君。孤不得已、俯順輿情、允從監國。謹于六月二十八日朝見臣民于建安。收拾餘燼、恢復南都。張皇六師、迎還玉輅。萃皇靈於渙散之後、出百姓于湯火之餘。

又諭鄭鴻逵出示安民于八府一州曰、寡人布素十年、毫無煩擾。今除下程小飯、該縣官備辦外、一切供億并氈綵無益等事、俱各免行。當百姓剝膏見骸之日、寡人誓約己以安天下。違旨者治以不忠擾民之罪。隨侍官校、不過十人。敢擅取民間根薪粒米、卽時察啓請究。定然網打八十、割耳遊示。寡人生平眞性實心、字字眞誠。爾各官一體遵行、毋負寡人惓惓至意。

翰林學士黃道周進誓師文、監國諭、祭告文、登極詔、共四通。并繳賜勞銀三兩。手勅答云、所進撰文俱能寫孤意中事、且典核有體、孤心嘉悅、留至日備用。孤今晝夜焦勞、新創諸事、方盼先生速至、便議戰守、并監國禮儀。至在途之費、上下所共需也、同艱分濟、典非溢格、不准再辭。着卽祇受、稱孤軫恤至意。

又諭鄭鴻逵勅曰、昨據先生啓請中標黃將官領兵二千、各令把守仙嶺等關、業卽俞允、兼令發犒矣。孤發旨後、思念兵將跋涉之苦、孤目親睹。今使兵將把關、必要先足其月餉、然後好責其成功。茲諭先生、各兵將一概應支糧餉、除前欠糧支、并先生捐資代給者、通算欠數、俟孤到省陸續照補外、今將現令把關兵將二千名、卽將浦城縣現存正項銀兩、每名先給與現月六月一月、并再預支閏六月一月、示孤軫念兵將至意。其額兵二千、傳諭該將、一不許兵冒領、二不許

縱兵淫酗賭博等弊、抖擻精神、一意防守外、仰先生卽將標下大小將領年齡籍貫履歷速造簡明文冊一本。再歷來各將炤給支餉數目、各兵行坐每名支餉數目、并自今年正月起至六月各餉支過幾月、通共領過銀數若干、現欠幾月、每月欠銀若干、通共欠餉若干、先生賠應若干、曾那應補公家別項若干、某餉斷宜急補、某宜稍緩補給、俱一一速造簡明文冊一本。共冊二本、一二日卽造進來。其發過犒銀并支過該縣兩月餉銀、給發後再行造冊。一面具啟、一面移部、以憑開銷。孤以困頓之餘、宮內生長、不諳軍國大事、惟先生竭力輔孤不逮、以全奉孤南來精忠大節。

時閩廣軍門劉若金欲駐福寧州以抽洋稅。州中士民及鋪戶恐致騷擾、粘帖拒之。遂罷市激變。

二十九日、總兵南安伯鄭芝龍進冰紗十端、漳紗葛紗軟紗永春布

各五端。啟曰、芝龍盥手跪誦唐王殿下。賜諭如絲如綸、感高厚之恩。惟是天步艱難、正望蕩平之日。幸殿下神聖、尤爲中興之主。芝龍前得胞弟鴻逵手信、慎重之過、恐武備未周、致有窺伺。故意從迂遠之行。茲奉令旨諭示、芝龍卽亟會撫按司道及縉紳孝廉貢監生員、無不歡欣鼓舞、共慶昇平。人心如此、天意可知。禍亂之作、皇天所以開聖人也。其在斯乎。然衆議亦云、只先監國而後登極。此與芝龍之愚見暗合矣。又據差官鄒泰傳諭欲居貢院。察貢院係山腋、稍雨卽患水。當以布政司爲行宮。若布政司一時未便搬移、芝龍總兵衙門亦可駐蹕。卽與撫按各官議妥、不敢有煩睿慮。其諭旨賜芝龍胞弟芝豹者、因芝龍在省督船、彼在安平練兵、相去六日路程。方差人賫去、未及取啓回報、統惟慈宥。芝龍一味拙直、心口如一。苟有率誤、更望天涵到底。方信芝龍之無他腸也。手勅答云、自古英雄相遇、凡功業

之鉅細、正在相信之淺深。啓內一切慎舉動、擇行在、識慮周詳、任事堅決、孤更感激。另啓所進衣著、孤卽受用、以昭與卿一體之忠愛云爾。

芝龍隨進箋勸以監國、恢復中興。手勅答云、漢唐中興、各有成資。今止一隅、勢非昔比。况孤庸質、恐羞祖烈。惟是先生兄敬弟忠、勲猷夙著。前靖虜聞校者補據海上見伯奉孤南來、實惟先生是奔是依。自孤勉允監國之後、專望先生兄弟在朝、則孤之心膽也。在邊、則孤之左右臂膊也。孤占先生等才、不愧太祖臣子。至于諸將、則均有安危之寄。一統告廟、功成封侯、孤必不負。

又諭芝龍云、把守關隘一切急務、先生業豫料理有緒、孤不勝嘉慰。措餉之難、其來已久。孤今惟實、至儉至勞、布素外朝、以先天下。餘俟監國之後、與先生等面議而行。至委先生兄弟守巡總督重任、出孤

獨斷倚任之專、先生不可辭此官、卽孤不可辭監國。閏六月初一日、當過建寧。一切監國事宜、俱要豫備。一統所基、關繫甚重、勉之慎之。

校者案此諭與思文大紀所載小異

初二日、福建布政使周汝璣、參議傅雲龍、張文輝、副使僉事柴世埏、陸懷玉、李長倩、羅萬爵、張夬、劉柱國、張晉徵、王莘、都司陳績、郭軻、楊陞誠、具箋迎賀。有云、分班校者案思文大紀錫寵、宗支首重于維城。壓者校

案大紀嘉

紐儲祥、嗣服莫先于監國。殷憂啓聖、式聆基命之歌。多難興

邦、載輯景山之頌。

校者案是下大紀尙有兩聯

恭惟殿下忠懷帝室、孝篤天經。國

號從唐、化治順堯天之則。藩封移秀、派演流涓水之芳。錫玉輅以疏榮、執桐珪而作寶。豈謂遭家不造、遂俾國步多艱。念主上之播遷、敷天疾首。痛臣民之流散、率土寒心。苟非白馬之盟、孰繫紫宸之重。爰揆神異、允叶禎符。是用師錫僉同、天人交與。金枝千葉、獨推一本之

向陽。玉水萬流，共仰朝宗之入海。閩封雖褊，負水憑山。閩衆雖孱，本忠依孝。一成一旅，少康王自有仍。三讓三推，孝文來于代邸。精克勵于膽嘗薪臥，勢終充于泉達火然。保四海而非難，王天下其再見。汝璣等涕淚餘生，遭逢盛舉，悲已深于集蓼，喜忽動于開熙。朝上國之麟圖，絜僅有光赤社。歌高皇之龍種，行將繼美朱陵。伏願持危以慮，雪恥勿忘。世德作求，榮校紀作者案大懷安輯。一新君臣上下之往轍，嘗思光武中興，亟回東西南北之人心，必奏昆陽大捷。想片時時運，校者不過腐鼠孤雛。計一統皇輿，佇慶遊麟巢鳳。手勅答云：孤允藩院公啓，定于本月初七日駕臨布政司監國矣。切望文武協恭，各捐夙謬，共圖恢復，仰慰高廟。彝典酬功，孤必不靳。

初三日，舟次水口驛。驛乃古田縣地，爲入省之嚆喉。先時驛遞有坐駕大船，祇候水次。王却之不御，惟乘民間小舫，僅載數人者，宮眷在

焉。不設綵繆及鼓吹。觀者舉手加額。以爲儉素如此。吾民其有瘳乎。鄭芝龍迎于舟次。卽賜接見。傳諭各官俱候登驛朝參。及登驛。各官恭迎道左。至驛。階下行四拜禮。王謙抑賜答兩拜。傳諭各官暫退。仍親標二十員名進。在東者。南安伯臣鄭芝龍。靖虜伯臣鄭鴻逵。巡撫僉都御史臣張肯堂。閩廣總督臣劉若金。巡按御史臣吳春枝。屯鹽道臣羅萬爵。福兵備道臣張夬。分巡道臣王芋。都司僉書臣陳績。內臣王承恩。在西者。戶部侍郎臣何楷。大理寺卿臣鄭瑄。通政司左通政臣馬思理。光祿寺少卿臣林銘鼎。尙寶司少卿臣鄭崑貞。四川按察司按察使臣曹學佺。科臣陳燕翼。臣張利民。道臣郭貞一。黃錫袞。時鄭瑄。馬思理。曹學佺俱在籍。穿吉服。何楷等俱自南京來。穿素服待罪。監國寬仁。憐其不得已之故。有旨勿問。賜坐。賜茶。卽面諭云。省城聞行在擇布政司。一時官吏搬移并修理。未能猝辦。暫于總兵府

駐蹕。各宜仍舊。勿得營造。致滋勞費。隨諭跟役捧出御用剩銀一百

五十兩。

係淮陽巡撫呈進者

除在途犒賞買辦外。卽充修葺丹堊之施。勿取諸

民。

時有議修理宮費。酌派各屬者。曹學佺言于芝龍曰。仁聲仁聞。王政之先。豈宜奢駕未臨。而先派多金修理。是播侈風于下里也。不肖有司。藉此而括庫藏。科百姓。增美之謂何。而彰其過乎。芝龍卽示禁止之。

又諭守關進取。決不可無兵。有兵決不可無餉。餉出之民。有民而後有餉。安民以裕餉。必須戶部得人。茲衆卿在廷。卽僉擇其可者。于是咸舉侍郎臣何楷。楷力辭曰。臣尙負罪。俟明法誅戮。奚敢肩茲重任。叩頭懇辭。賢者監國以舉出諸公。俯答其拜。而堅欲用之。又諭吏部曰。天步方艱。餉爲兵命。戶部重任。得人甚難。茲特面允文武公舉戶

部侍郎何楷廉而能計。

校者案此下紀有鉅以識微句

孤于崇禎乙亥親閱邸報

亦服其侃侃掖垣危難仗義之人必于直言敢諫中求之古人成說

孤奉爲範何楷陞戶部尚書卽日到任理事慎勿再辭致耽急務該

部卽會同何楷確議推擇清吏司郎中一員以便呈堂行事并卽推

攝文選司郎中事一員

校者案此論與大紀所載頗有異同

又命巡按都御史張肯堂

速鑄大小衙門印印文俱冠以行在二字

特授浦城訓導王兆熊翰林院待詔專理睿覽書籍事務兆熊字念

葛福寧州人歲貢任浦城訓導監國入關卽爲扈從後出使溫台監

國稱其眞忠如金石眞清如冰玉故有是授

是晚命于水口驛下關泰山廟議推各要緊衙門職員次早至芋原

驛始定具疏以聞

初四日日午舟次洪塘登岸擇吉入城監國乃暫憩民家庭無供張

市不易肆。愚民以爲天子來、更靜于縣吏。

戊時、奉令旨云、孤今監國閩省、遵照祖制、舉用閣部等官、虛心聽納、惟愼惟公。除不忠先帝皇上負國害民者、概不錄用外、藩院諸衙門、旣會議確當、卽允所啓、分別攝事還職。

初五日、勅司禮監傳諭、天氣炎暑、公件緊極、各啓朝者、概從簡便。在任文武及大小紳衿百姓、俱止行一拜三叩頭禮。續到者免朝。

福州知府熊經啓請冕服式、勅照依會典。

太常寺少卿曹學佺朝見、啓進三款。一爲福建解京錢糧、俱宜屬兵餉項下、祈勿他用、恐防不繼。一爲禮成之後、卽宜遣靖虜伯鄭鴻逵抵關、相度防守進取事宜以聞。一禁戢逃兵沿途搶掠害民、似宜急諭逃將、令其識認部下之兵、收拾什伍、示以赦辜復用之意、暫紓民患。二者皆實着可行。監國目之曰、此海內名儒也。孤在唐國、聞名久